

# 终极关怀:生态影视的崇高之维

刘文良<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中文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在以媚俗、狂欢为典型特征的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生态影视,正以其“绿色”的思维和“终极关怀”的内蕴重新点亮了中国影视前行的“绿灯”。探索“终极关怀”的真谛,已成为生态影视的崇高之维。呼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立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人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呼唤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探索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和生存价值,正是当下生态影视“终极关怀”的核心内涵。

**关键词:**生态影视;终极关怀;生态危机;生存价值

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正确的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思想文化的净化和提升,等等,都是这一“工程”付诸实施的必备条件,而这一切都与人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生态意识的水平等密切关联。高尚的文化艺术,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可以对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真切地呈现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危机和灾难、人性失重和堕落等有关生态问题的方面,影视艺术特别是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生态影视”具有其它艺术品类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影视业持续低迷(主要就质量而言)的今天,在以媚俗、狂欢为典型特征的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以反叛姿态现身荧屏的生态影视,正以其“绿色”的思维和“终极关怀”的内蕴重新点亮了中国影视前行的“绿灯”。

“终极关怀”不同于一般关怀,终极关怀是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思考,考察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是整体的、无限的、普遍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所指向的往往都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问题,这里既有关于自我认识的追问,也有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还有关于人的处境的探索。呼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立

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呼唤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路,正是当下生态影视“终极关怀”的核心内涵。

一 “我在何处”:呼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态序位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异化,人也加快了异化的步伐,越来越远离他曾经生活的家园以及这种家园的和谐,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如“我是谁”、“我在何处”等问题)。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自然、认识生态,不能从根本上避开或缓解生态危机。环境问题也好,生态危机也好,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初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不幸的是,长时间以来,这个问题常常以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认为解决了。这场“征服”的运动永远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人类,不但没有从生态系统的“霸主”地位中获得他所预期的“战利品”,而且还不得不在这场征服的运动中步步退却。因此,呼吁和帮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遏制甚至彻底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人类沙文主义思想的蔓延已成为当务

① 收稿日期:2007-12-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生态批评的范畴与方法研究”(06YB106);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和谐社会与大学生生态教育研究”(XK06CGD016)

作者简介:刘文良,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

之急。

生态系统理论需要许多学科领域的共同支撑,生态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更是首当其冲,而这些学科本身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和深奥的学理往往又成为与大众沟通的障碍,如何将其化难为易以便于人们更好地接受就变得非常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生态影视就显示出了它特有的优势。它可以借助图像、声音和其它影像语言,将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前沿科研成果中抽象的概念、生僻的专业术语和深奥的学理形象化、简化,全方位地调动人们的感官功能,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沟通。很多以生物技术、生态危机为题材的科教片正是借助于影视这一形象的“平台”传递着相关的生态信息和生态观念。荣获“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第27届国际专业电影节斯洛伐克教育部奖”、“中国北京国际科教电影电视展评研讨会科普类银奖”的《宇宙与人》以生动活泼而又浅显易懂的方式,给观众提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大量的最新信息。同时,在这些最新信息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的独特思考,其中就包括人类的起源、地球表面的变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类在银河系的位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等等对于端正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观念”具有很大价值的生态思想。这些新颖的思考被有趣地融合在影片富有感染力的叙述之中,使观众对生命的生态环境获得清晰而准确的定位。不仅如此,这部被誉为当今“高科技含量最高”的科教大片,在生动描绘宇宙给人类丰厚馈赠的同时,又向人类提出了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这个严肃而紧迫的命题。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态序位,在自己的生态序位上行使权力与义务,“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人。

人类给自己在生态系统中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否则,生态问题将不可避免。生态危机的形成,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理性本身的失误,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失误,因为任何工具都是受目的支配的,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实现,是由一定的价值理性或目的理性支配的。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问题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上,在人如何确定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的观念和行为问题上。一些具有浓厚生态意蕴的影视作品,力图通过展示失去“序位意识”的人类自酿苦果的悲剧,从反面告诫人们必须摆正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

这方面,美国电影《后天》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和启示。影片中,正是因为人类的“失位”而严重地影响了自然生态,从而引发了一场末日浩劫:极地冰架融化断裂,导致龙卷风、海啸和暴风雪接踵而至,风暴潮的冲天巨浪淹没了自由女神,巨型风暴中心“风眼”所到之处立即变成了冰封世界,地球再次进入冰河世纪。面对这种自然巨变,人类又显得是多么的无奈,惟有躲避和忍让,等待自然自己来恢复原有的面貌。的确,正如影片所揭示的,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是非常渺小的,人类永远都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可以统帅和控制整个生态世界的“巨人”。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卡尔(Pascal)早就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人类又仅仅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阔大的宇宙中,人们找不到孤立的点、线、面,找不到孤立的时间和空间,因为一切已经融入宇宙并与宇宙浑然一体了。人类应该将自己当成生态系统普通的一员,同时又是对维护生态平衡负有重要责任的一员。

## 二 “路在何方”: 探求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

正当我们洋洋得意于三峡大坝、摩天大楼、人造卫星以及汽车、彩电、电脑等科技文明的成果时,没料想种种危机已经紧紧地向我们逼过来,甚至严重危及着我们的生存。生态危机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自以为是的人类当然是难辞其咎。而要真正从根源上找准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就需要我们明确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走错了路、走错了什么路以至酿成了现代文明的严重偏颇。

很多人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已经迷失方向走上了错路,因为启蒙运动把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原本一个有机完整的“浑然”世界由此而被分割拆解。也有人把“岔路”追溯到推崇理性的“文艺复兴”,因为从那时起,理性的力量已经被过度推崇,人类开始被抬举到世界的“中心”而凌驾于万物之上,从而开始了以“中心”姿态统治万物的人与自然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虽然在其农耕时代对环境也有破坏,对资源的索取也有过度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说,当时生态环境的破坏基本上还是可以恢复的,生态关系也保持着基本的平衡。但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不断增

强,人的消费欲求与资源供给的矛盾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地由同一走向了背离,由和谐走向了对立。然而,在根本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大工业机器疯狂地掠夺资源,人在自然面前已经为所欲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曾经的空前繁荣是以牺牲和破坏环境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工业化的发展已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很多都是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生态严重失衡的现象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现在甚至还难以估计。

我们就是这样走错了路!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昂贵的“学费”。电视片《拯救绿色》之“共同的创伤”篇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天然林遭砍伐后裸露的山体和它所引发的巨大环境灾难,让人不寒而栗;而曾经用刀斧大肆砍伐林木的“伐木英雄”现在却不得不忍受因无木可采而下岗的“疼痛”,他们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的空虚既令人同情更让人感觉无奈。该影片“贫穷——森林的敌人”篇则沉痛地揭示出“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的生态怪圈。自然的悲哀、林业工人的失落和迷惘无不在向我们宣示着一种历史的沉痛和现实的残酷。更为可贵的是,《拯救绿色》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我们在哪里走错了路,而且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绿色的希望”:结束人们对森林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人们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受益,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只有保护和尊重大自然,大自然才能长久而慷慨地养育人类。

当前的影视作品中,以展示灾难为题材的影视片并不少见,但这些灾难片更多的是侧重于展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这当然也是一种关怀,但这种关怀还难以成为一种终极关怀。而具有生态意识的影视作品,却往往在展示生态灾难的同时追寻造成灾难的根源——这根源往往是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需求和过度忽视以及科技的无限发展和滥用相关联的——灾难的降临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人类自身!轰动全球的美国影片《侏罗纪公园》沿用了好莱坞恐怖类型片的框架,以实验室的神秘巨测表达了对科学这匹无缰“野马”的担忧。影片中依赖基因研究的发展而存活的恐龙走出实验室后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这是人类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内心焦虑的表达。神

奇的生物技术,使人们维护自身的伦理道德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与运用,对自然界物种的未来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祸害。《侏罗纪公园》向我们发出了严重的生态警示:科学的发展不正在对人类的存在与未来构成某种威胁吗!人类依靠科技大大加速了文明的进程,却同时又给自己酿制了苦酒。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都表现为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在自然能够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地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在很多情况下它又却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美和生态平衡,透支甚至耗尽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绝对不能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就像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将会因为失控而给人类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为了维护生态和社会的正常运转,科学应该在其中寻找自己正确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能拒绝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到来,但是我们需要将知识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媒介,而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否则,我们会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悬崖绝壁。

### 三 “存在何为”:呼唤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人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占有了多少物质财富,也不在于我们享受了多少美味和美食,而在于我们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在于我们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奉献了多少。“我们应该怎样活着”,这同样是终极关怀的重要内涵。人类追求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但这种丰富不应该只是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丰富。正如生态作家梭罗所说的,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

目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改造和掠夺自然造成的,人类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是人类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应有之义:只有完成了解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的使命,人类才可能长久地、惬意地生存在大地上。保护生态整体,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对整个生物圈、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责任。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强烈呼吁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看作生态整体的“一个公民”,并且切实地承担起一个公民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当人们在一个

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1](未发表的序)

在这种生态危机频仍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怎样才能体现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生态电影《可可西里》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树立起强烈的生态意识,勇敢而无私地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任,这也许就是崇高的人生价值的体现。《可可西里》是一部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影片,演绎着一首悲壮的生命之歌。影片根据1993年至1996年可可西里巡山队保护藏羚羊的真实故事改编,从一位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讲述了8名巡山队员走进可可西里无人区追捕盗猎者的一路生死考验。影片将超凡脱俗的可可西里的生命奇观和护山队的传奇经历融合在极富冲击力的视觉镜头中,大量的真实事件的描绘以及力图还原真实的冷静客观的记录事实的态度,引导着观众深刻反思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应该承担的生态责任,具有震慑人心的现实批判力量。在可可西里,人类社会的法律、行政和道德等文明标准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原经常失效,巡山队员之所以能够直面各种利益的诱惑和盗猎者凶残的暴行,他们的精神支撑就是一种浓烈的生态忧患和生态责任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尊重生态的价值就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可可西里》中,生态意识的传达不再只是几条干巴巴的理念,而是在一种人性善恶的强烈冲突中展现出来的,充分展示了面对生态发展的人性危机,揭示了如果要建构理想的自然生态环境首先要建构人类的精神生态家园

的深刻哲理,从而具有了丰富而厚重的生命质感和人性的深广度。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悲惨遭遇、巡山队员高尚无私的护生行动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有良知的观众,强烈地呼唤着人们加强保护自然生态及野生动物的意识。同样,根据刘泽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山恋》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崇高的画面:毛遂自荐当上队长的农村女青年田青春,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放弃了去城里生活的机遇,与心心相印的情人分道扬镳,终于带领乡亲们打造出一片秀美的山川;老干部李一凡,为植树造林奔波一生,死后把骨灰撒在了他所热爱的绿色草甸上;巴音他拉乡的苏和书记,性情耿直,看轻名利,只想造福百姓,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将一辈子都奉献给了治理沙漠……这一个个“播绿”者,他们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平凡却又是一种无比高尚的平凡: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生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将是一句空话。在这样一个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频频发生的时代,生态影视,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寻,探求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理想途径,必将为人类终极关怀的实现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黄声波)

empire

**Key words** the Roman Empire; burden on the farmers; taxes

(8) **Negativity of Hunan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Mao Zedong**

GUO Feng-lian( 068)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Like other cultures, Hunan culture (also called Hu Xiang culture) has its negativity. Its negativity derives from its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Hunan cultur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n Mao Zedong. Mao's errors in work in his later years had some cultural reasons. This analysis doesn't intend to deny the contributions of Hunan culture and Mao Zedong, but sticks to a dialectical,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when making a judgement.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Mao Zedong; negative effect

(9)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Names of Towns Under You County**

PENG Xue-kai( 079)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ny of the thirty towns under You county, like Shalingpo, Xinshi, Jiubujiang, Yatangpu and Pinyangmiaq are named after some famous buildings, bazzars and country fairs, and have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You county; name of the town; cultural implication; building; bazaar; fair

(10) **On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the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LU Wen-liang( 086)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reen thought" and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r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modern aesthetics characterized by obsequiousness and revelry and has turned on a "green l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Exploration of the true meaning of "ultimate concern" has become the lofty task of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Appealing to men for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ir position in the entire ecological system, searching for the ideal road to a poetic living,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anxie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value of survival form are the core of "ultimate concern" of modern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film and television; ultimate concern; ecological crisis; survival value

(11) **On Max Bill's Mathematical Mode of Variant Creation**

SHAN He-fei; WU-wei( 093)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concrete art in Europe, Max Bill breaks through bounds of artistic spirit and brings concret art into a rational world of art through importing mathematical mode into it. His works give us a unique visual effect b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 as the supporting point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